



武汉之恋

1

梅花落 樱花开



阎志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武汉之恋

1

梅花落
樱花开

阎志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武汉之恋 . ①, 梅花落 樱花开 / 阎志著. -- 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20.5

ISBN 978-7-5153-6012-6

I. ①武… II. ①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0) 第 069270 号

书 名: 武汉之恋 ①梅花落 樱花开

作 者: 阎 志

策 划: 皮 钧 李师东

责任编辑: 张 菁

助理编辑: 赵志明

书籍设计: 白凤鸮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二条 21 号

邮 编: 100708

编辑中心: 010-57350357

印 刷: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5.5

印 数: 1-15000 册

版 次: 202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20 年 5 月山东第 1 次

定 价: 38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10-57350337

一九八三年六月的武汉，夏天早早到来，太阳热得发白，逼得人眼无法直视。天空中一丝云彩也没有，阳光彻照，江水温度迅速上升，波浪格外诱人。这时候的武昌，只有中南路、中北路、武珞路是水泥路，八一路、紫阳路是沥青路，其他大街小巷都是砂石路。经过烈日连续多天的曝晒，砂石愈发惨白，阳光经过路面反射后，更加刺眼。好在道路两旁多是梧桐树，在头顶撑开绿荫如盖。这些行道树是五六十年代栽下的，现在树的直径已经有三四十厘米。林荫下偶尔有步行的人，有骑自行车的人，间或有几辆货车、吉普驶过，橡胶轮胎摩擦路面，留下一股焦糊味。每隔半个小时左右，会有一辆电车摇摇晃晃地驶过，每逢转弯的时候，集电杆和高架电缆的连接处就会闪耀出明亮的火花，似乎要把空气点燃。

田路几乎是被室友们裹挟着上了这辆1路电车，从武汉大学西门一直坐到司门口。在司门口站下车后，长江离他们便只有几百米远了。六月的江面波光粼粼，水势浩浩荡荡，一路向东奔流。

田路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身体已经落进江水里。直到快沉入江底他还没弄明白，到底是自己主动跳到长江中的，还是被熊志一在身后推了一下，这才掉进长江中的。

整个身体沉浸到江水中的那一刻，田路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：干脆不挣扎，不游动了，索性就这样沉入江底吧。真这样的话，不知道林静会不会因此而哀伤，往后的日子里，还能不能想起一位叫田路的同学，曾被她无情地彻底地拒绝了的追求者。在他呛进第三口江水时，那股混杂着青草与泥土气息的味道，似乎一下子呛醒了他，激发起他强烈的求生本能：必须浮起来！游下去！

田路的父母都在东湖风景区管委会上班，他自小就与湖水很亲近，六岁时便能在东湖里游上一两个小时，像一条泥鳅。进了武汉大学后，又结识了熊志一、陈宝林等几个爱好游泳的同学，每年暑假前都会相约到学校凌波门外的湖区游泳，这也成了一个重要的集体活动。在武汉热得发烫的时节，一群男同学女同学相聚东湖湖畔，会游泳的下水畅游，旱鸭子便站在栈道和岸边羡慕地观看。会游泳的男生们在水中兴奋异常，都会使出浑身解数在湖里扑腾，希望吸引到女生的目光。

因为练就了一身水里功夫，田路才有底气在去年大三刚开学的一次读报会上喊出“漂流长江”的口号。口号喊了快一年，却一直没有成行。现在好了，整个人终于在长江里了，主动也好，被动也罢，田路的长江漂流算是开始了。

田路在水中脚蹬手划，身体很快浮出水面，看到岸边兄弟们手舞足蹈，像是在庆祝中国人的长江首漂开始。看来，无论如何也得一路漂下去了，田路想。

岸边的“好兄弟们”看见田路露头了，赶紧扔过去一个救生圈，还大声喊：“我们骑自行车到阳逻等你。”阳逻镇是他们事先说好的第一个停靠点，也是田路漂流长江计划中的第一个休整点。在那里，他们会给田路践行，把准备的物资带过去。

田路用力划了几下，先把救生圈拿到手中。说是救生圈，其实就是一条破轮胎，已经补过三四次，本是用来在凌波门湖边教女同学游泳的，现在派上了新用场，成为这次漂流的唯一工具。

六月的江水温度刚刚好，从长江大桥下的司门口码头下水还是老潘出的主意。他说：“这里有标志性。如果你田路有本事从长江大桥跳下去开始漂流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”当然不能从长江大桥跳下去，那么高的距离跳水，人即使不会被拍晕，入水的刹那肯定也会被奔流的江水裹挟而去，届时迎接他的会是什么就不好说了。从武汉漂到上海，这么远的距离，不能只争朝夕，为了安全起见，田路选择了从桥下江边入水。站在江边上，看看身旁的蛇山，再看看江对面的龟山，他不由得想起毛主席的诗词：“烟雨莽苍苍，龟蛇锁大江。”那一刻他还有一丝犹疑，而现在人已经泡在了江水里，只能从水中仰起头看到起哄的兄弟们，以及他们身后修缮中的黄鹤楼。

天气很好，水温适宜，长江两岸的树已大多披了一身翠绿，江面上下行的船只还不多。田路调整好心态，再游起来就顺畅多了，因为是顺江而下，还有轮胎可以帮助节省力气，他不知不觉就游出了四五公里。

如果不是去年四月陈东明的美女老乡突然到学校来，也许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一切事情。当然，世上的事情往往都是这样，没有人能预知结果，不管对与错，再回过头来探究原因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

那一天田路去找经济系的团委书记简威，两个人商议哲学系与经济系共同举办一场联谊会的事情，以便让两个平时住得不近、交往也不多的院系学生能够互动起来。简威住在梅园宿舍的三楼，就在珞珈山的山脚下。两人聊罢，简威送田路下楼，在二楼的转角处碰到了那场“风波”。

陈东明站在二楼楼梯口，往日的飞扬神采全无，茫然无措，显得有些呆滞。他的旁边站着两个女生，长得都不错，具有不同的美。一

个微胖，但很白皙，眼睛已经哭得红肿，嘴里还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：“你不是说好了，等到二十多岁就和我谈恋爱吗？”另一名女生皮肤稍黑一点，但看起来更健康、清秀，身材也高挑些，则是一言不发，毫无表情地看着陈东明和那个哭诉的女生。

碰到这样的情感问题，简威觉得自己作为团委书记，有义务也有责任站出来排解纷扰，以免让更多的同学过来围观，造成不好的影响，就停下来劝慰了几句：“你有什么事儿，好好说，不要哭。”

那个正在哭诉的女生看到简威，听他这番说话的口气，误以为是学校领导来了，立即恢复了镇定，口齿清晰条理清楚地对着简威说：“领导，我要向你反映个情况。”也不征求简威的同意，自顾自地一口气往下说：“我与陈东明是荆州老乡。喏，就是他。在陈东明来武汉上大学前，我和他都在地区文工团，除了跳舞唱歌表演节目之外，我们还是地区文工团的男女报幕员。”

“请你不要在这里瞎说八道了。”陈东明沉不住气了，想制止她说下去。

陈东明不说话还好，他一开口，女老乡好像更生气了，声音也提高了很多，显示出报幕员的训练有素：“我们在文工团，一直都很般配，至少地区上的人都这么说这么看。陈东明经常到我家吃饭，我的父母也很认可他。那年陈东明抱了我。我们还牵过手，散过步，一起看过电影。我问陈东明，我们这样算是谈恋爱了吧？陈东明却说我们年纪还小，组织上不会同意的，传出去影响也不好。他还保证说过了二十岁我们再谈。后来他考上了大学，开学前一天我们还在荆州古城墙上坐了一晚，我送了他一条手帕，他送给我一本书。那本书我还一直留着呢，舍不得一下子看完。上大学头一年他还经常给我写

信，春节回家我们文工团的人还一起到他家去拜年。最近半年，我给他写了好几封信，他一封都不回。我怕他出了什么事，就特地向团里请假来看他。而且，我和他今年都过了二十岁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女老乡脸上突然抹上了一层羞赧。

陈东明趁她停住时，又赶紧对她说：“少说两句。”

此刻楼梯上下已聚集了八九个同学在围观。大家觉得有趣，看热闹的同时，也羡慕不已。陈东明这小子，真是艳福不浅啊。相比报幕员的滔滔不绝，另一个沉默的女生则显得孤单无助，让人心生同情。田路的注意力一直在这个高挑、清秀的女生身上，特别是她那双有点倔强的眼睛，初见之下，已经让田路颇为心动。当然，还包括那傲然挺立的胸。那位女生也感觉到了有人在肆无忌惮地偷窥自己，狠狠地剐了田路一眼。田路被这一眼看得浑身不自在，居然打了个激灵，心跳也似乎随之停止。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和慌张，他连忙转身去听陈东明老乡的诉说。

“我来到武昌之后，一路打听，好不容易找到了武汉大学，找到了陈东明的宿舍。我还跟门卫撒谎说，我是他表妹，专门来看表哥的。为了给他一个惊喜，也没让门卫和同学带路，自己跑上来。可是推开宿舍门一看，他居然和她在一起。”女老乡说到这里，当时的委屈再度涌起，哭了起来，手颤抖着，指着陈东明和另一位女生。两个人在一起做什么，女老乡没有详说，旁边的同学们愈发好奇，开始窃窃私语，有两名同学还发出了“嘘”声。

陈东明在班上、年级，甚至整个经济系里，都是出了名的“政治家”，作为班长和系学生会副主席，他经常对《人民日报》《红旗》《参考消息》上发表的时事文章进行学习点评，遇到好书就在班上、系里

组织读书讨论。读一年级时有男女同学流露出了恋爱的倾向和苗头，他不仅及时告知辅导员，还亲自找同学谈话，晓之以理：“不能在学习知识的大好年纪去谈情说爱，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比个人的爱情重要一万倍。”对陈东明的做法，很多同学是持保留意见的，不过也有一批热衷于讨论政治、经济形势的同学与他聊得来。谁也想不到，闹出这么大情感风波的居然会是陈东明。

陈东明这时候也顾不上矜持了，赶紧辩解说：“我们只是在讨论一个活动。”

“哪有大白天两个人关着门在宿舍里讨论的！”女老乡紧追不放，大声提出质疑。

“孙玉红，你、你、你不要胡乱冤枉人。”陈东明已经自乱阵脚，急得说话都有些结巴了。

现在大家才知道，原来陈东明的这个女老乡叫孙玉红。

“那你敢保证，你们之间没有乱七八糟的关系？”孙玉红说着，又指了指那位女生。

陈东明也心虚地看了眼那位女生，声音微弱地说了一句：“真的没有。”

“那你说话算数？”孙玉红继续追问。

“算数。”陈东明只得无可奈何地表态。

“那好，这件事情算我做错了，我向你们真诚地郑重地道歉。但你说过我们过了二十岁就恋爱，你不会抵赖吧？现在我跟你都超过二十岁了，我们现在应该正式恋爱了。”孙玉红的语气里已听不出哽咽和质问，而是多了些温柔和欢喜，甚至流露出对爱情长久期盼之后终于开花结果的满足感。

“你、你、你怎么能这样说话？”陈东明显慌了，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。

“这可是那天晚上你站在城墙，在大月亮底下亲自对我说的。”孙玉红不依不饶，透露出一丝狡黠，“你可不能反悔，全荆州的人都知道我们是一对儿。”

“我、我、我……”陈东明又结巴起来，面红耳赤，手足无措，要是地上裂开一条缝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地钻进去。在同学们眼里这可是难得看到的一幕，难免又是好笑，又是同情，只是无从置喙，周围一时鸦雀无声。这时候，让田路心动不已的那位女生，突然拨开旁边看热闹的两名男生，面无表情地快步下楼而去。不知道她是真被孙玉红误会了，还是确实与陈东明有什么情感纠葛，却不屑于向大家解释，选择了一走了之。田路再也没有心思观摩陈东明的“人生”大戏，一心只系在下楼的女生身上，便也趁人不注意，跟在后面下了楼。

那位女生下楼之后，一直往前走。田路跟在后面，有意拉开了一段距离。他们一前一后穿过教职工住宅区、行政楼、珞珈山招待所。爬过几道弯坡，地势越来越高，那位女生显然是要去珞珈山上。盘山路上的行人并不多，这样跟在一个女生后面会显得非常惹眼。田路着实有些尴尬，继续跟下去怕被人误解，就此停下来又心有不甘，同时也不放心那位女生，担心过于平静的她反而有可能会做出什么傻事。田路决定继续跟过去。看着前面倔强行走的美丽而又孤单的背影，田路的心里面，不，田路的胸口塞满了关心、爱护，甚至拥抱的种种冲动。这些冲动都快要让田路的胸口炸裂了。

她一言不发，也不回头看，径直走上山径，在林中一块石头上默默坐下。周围是那么安静，悄无声息。

田路一直以为，四月是珞珈山最好的季节。山上山下树木很多，开始吐出一枚枚新绿，显得诗意盎然。从东湖吹来的风，裹挟着阵阵凉意。此时的初春与之后的深秋，才能见到最美的珞珈山。而在田路看来，眼前的珞珈山，相比起整座城市，显得更温柔，更迷人。他以前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感觉，难道只是因为此时珞珈山上坐着一个女孩？

那位女生穿着白色的确良长袖衬衣，深蓝色长裤，显得有些单薄，难抵微凉。隐约的啜泣声渐渐放大，传了过来，伴随着肩头耸动。她肯定是哭了。抑制不住的哽咽，让田路心都碎了。他再也忍不住，从蔽身的树后快步走过去，一直走到女生边上，蹲下来，用右手轻轻拍了一下女生的左肩，以自己也想不到的温柔语声劝慰说：“好啦，不要哭了。”

他的出现，让女生很是意外，待看清正是在楼道里肆无忌惮地打量自己的男生时，更觉厌恶。没想到这个讨厌的人居然一直在跟踪自己。她先是一沉肩，摆脱了田路那只手，继而又猛地站起身，扬起右手，直接扇了田路一记耳光。耳光声很清脆。

女生愤然跳上山径，快步下山去了。田路一直呆愣在那里。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跟着她一路来到珞珈山上的，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无缘无故挨一记耳光。耳光声响亮，山与林却为之静默下来。在那一刻，田路只知道，有些事情注定要发生，就绝对不会停止。

简威作为团干部，处理同学关系的经验还是很丰富的，但也没想到陈东明的女老乡如此难缠，好说歹说终于把她劝离了梅园宿舍。走出宿舍大门后，简威又一直把她送到校门口，还掏了两块钱买好车票，目送她上了车，反复叮嘱她：“坐三站到傅家坡车站下，然后就可以坐上回荆州的车了。”

孙玉红从梅园宿舍出来后，一路走一路哭，以此发泄着心中的委屈与无奈。简威很有耐心地陪着，一再劝说孙玉红要想通一点，想开一点，爱情是不能强求的，强扭的瓜是不甜的。

看得出来，孙玉红心里仍然不愿放弃，一直反复强调说：“他答应过的。”

简威笑了，说：“那算不得数。”

孙玉红恼怒了，一拳打过来，说：“你们男人都是坏蛋！”

路上学生很多，迎面而来的一些人注意到他们，有的还笑了起来。简威的脸上顿时火辣辣的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只得讪讪地笑。

没想到孙玉红这么直率。简威脸皮再厚，和这样一个姑娘走在众目睽睽下，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孙玉红倒像个没事人似的，依旧喋喋不休地控诉着，说到生气处，直接把简威当成陈东明，或打或骂，毫不避嫌。

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送走了孙玉红，简威马上又折返回梅园宿舍，进了陈东明的房间。果不其然，陈东明还在一个人生闷气。

简威先笑了几声，想要化解尴尬的气氛，说：“东明同学，我已经把你的那位女老乡送走了，现在没事儿了。”

陈东明恨恨地说：“这女人真是不可理喻。”又忍不住解释说：“我跟孙玉红真的什么都没有。”

简威只能附和，说：“那是，那是。”

不管怎么说，毕竟是简威替自己解了围，陈东明还是很感谢的，他拍拍简威的肩膀：“说起来，这一次真的幸亏有你。”

“应该的，我做团委书记的，就是为了服务好你们。”简威安慰完陈东明后，心情也轻松很多。因为陈东明的事情打岔，他差一点忘了和另一位叫文涛的同班同学的约定，他们要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

人浸泡在江水中，彻底放松下来之后，全心感受着水的流速和浮力，就会像一条鱼一样自由自在。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。田路忍不住浮想联翩，这样一路漂流到上海，在长江入海口，自己会不会真的变成一条鱼呢？

把手搭在轮胎上，田路改为仰泳，看着天上的白云，不时用眼角的余光测量自己和南岸的距离，随时调整，免得离岸越来越远。作为武汉人，从小生活在东湖边，他对东湖水情了如指掌，即使闭上眼睛也能在里面畅游。对长江就要陌生很多，虽然他和朋友在汉江游过泳，但汉江毕竟不同于长江。他望向北岸。汉口的龙王庙是汉江和长江的交汇处，进入汛期之后，汉江清澈，长江浑浊，站在岸上也能看到泾渭分明的景象。汉江水源源不断地注入长江，一起奔向下游。可

惜田路顺着长江南岸一路下漂，感受不到汉江水带来的冲击与震撼。即使如此，因为有生力军和新鲜血液的加入，他明显感到长江愈加亢奋，水的流速也更快了。

漂了差不多一个小时，田路就隐隐看到红钢城的几个大烟囱，对红钢城，田路并不陌生。整个红钢城就是武汉钢铁公司，是这个城市年轻人最向往的地方。田路的姐姐从知青点回城的工作就安排在武钢，田路也因此才得以经常跑到红钢城去玩。田路记得，那里的冰棒最好吃，而且如果是内部职工买的话，也很便宜，才两分钱一支，一毛钱就可以让田路过足嘴瘾了。

想到冰棒，田路突然觉得饥肠辘辘，其实早就饿了，现在是越来越饿，饿得江水的轻微荡漾似乎也能把他的前胸与后背紧紧贴到一处。要不要干脆在红钢城上岸？田路不止一次地想过。如果在红钢城上岸，他会一口气吃下五根冰棒，然后湿漉漉地返回学校。谁会在乎呢？就当自告奋勇的长江首漂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玩笑，就当自己从来没遇上梅园的林静和珞珈山上的林静。但这个念头终究还是被压下去了。必须坚持！东湖和珞珈山可以做证，自己的爱情也许会沦落为一个笑话，但不能让漂流也成为个笑话。长江是神圣的，漂流是神圣的，就像理想和信念一样！必须抵挡冰棒的诱惑，必须克服饥饿的虚弱，必须坚持一下，再坚持一下，大不了把白云幻想成棉花糖。

等到漂过红钢城，红钢城冰棒的味道也就悄然无踪了。

江水的流速依然很快，因为是向下游漂，田路得以节省下很多体力。但毕竟肚子饿了，而且这种饥饿感还在持续加强，犹如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据说，军人在荒野求生时，只能以雪果腹充饥，但雪

在肠胃里融化之后，只怕会更饿。田路唯有拼命地幻想着吃的东西。等会儿在阳逻上岸之后，他一定要让熊志一这帮兄弟好好请自己吃一顿。

正幻想着那顿美味，耳畔传来长长的汽笛声。田路方才注意到不远处有一艘上行的拖沙船正迎面开过来。他不得不使劲划动双手，向岸边靠近，以避免那艘吃水很深几乎要迎面撞过来的驳船。这个能力田路还是有的，他开始使用侧游，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左腿无法动弹，像是被几株水草缠住了。

田路并不着急。如果是水草的话，用力蹬两下是可以挣脱的。左腿被缠住无法使劲，他就用右腿去拉扯那团缠绕在一起的水草，居然没有成功。田路甚至扎猛子潜入水中，想用手去解开，奈何江水浑浊根本看不清楚，手忙脚也乱，最终还是没能奏效。

田路把头伸出江面，使劲喘几口气。那条船已经近在咫尺，通过水面甚至能感觉得到发动机的震颤。很显然，由于驾驶室位于船尾，驾船的人如果之前没有发现水里的田路，现在更不可能看到。

这时候，田路开始有点慌张了。他在水中加快了摆脱水草的动作，也加大了力度。但那水草好像有弹性一样，不管他怎么努力，都牢牢附在他的左腿上，像是要故意刁难他似的，不花点时间绝对不可能顺利解开。而船越来越近了，船头眼看着就要碾轧过田路的头顶，届时他一定会被吸到船底下，等到再被水流抛出来，肯定已经溺毙多时。田路长叹一声，心想：我刚刚下定决心要完成漂流，难道出师未捷身先死，甚至还没出武汉段就要结束了吗？难道我这辈子就此告终了吗？

田路甚至放弃了挣扎，双手搭在轮胎上，闭上双眼。珞珈山道上